

漫步在大自然的入口(组诗)

□华海

与一棵龙眼树对坐

在树林里漫步，抬头看见葱茏的树冠
内心纷乱时，生命就会被事务充满
变得沉重、浑浊、灰暗
你怎么会听到鸟在枝头密语？
怎么会看到树叶在阳光下接近透明
一只只蜜蜂围着野花飞绕的踪影？
让身体随心而动或者安静
亦如溪水的涌流和沉淀
让水回到水，让石头回到石头
返回一座山，也是在返回
一棵树秋天的记忆和梦境
清风阵阵，与一棵龙眼树对坐
你也结满果实，丰盈而谦卑
学会把天空留给飞鸟、云霞和繁星

乡间的稻草人

田野上，一根竹竿一顶草帽
替代的稻草人
在风中，舞动红色塑料薄膜的腰身
这位21世纪的稻草人就是你的化身
在一阵晨风中比你更鲜明
也更轻盈，它与觅食的鸟雀之间
保持的某种距离和婉拒
把“不”字用手语说得更微妙
当然，这是建立在雀鸟误读语境中的
张力关系，就像推敲诗中的一个词与
另一个词，在矛盾碰撞中的和谐音韵
你的兄弟，就在不远处的渠边
用木勺给干渴的豆苗浇水
早晨的天空，正在燃烧着一团火云
稻草人站在田野上，像一个符号标识
沉静地用手语说话

草本篇

山苍籽、油茶籽，把花粉的香气
收藏，浓缩成情感的液体
土茯苓和五指毛桃，结伴
在石缝里，用根滋养不同脾气
还有艾根、山药、茨实

撒下的是种子

选择了最好的季节
最好的时辰 比如春天
清明过后的那个上午
我看到这样的画面
母亲推开房门 很从容地走出来
肩上扛着锄头 手里提着袋子
里面有精选的高粱种子

从房门到村口 从村口到地头
这样的距离不需要丈量
这样的路很熟悉
像自己的掌纹
已经走过千遍万遍
当锄头落下 当一块新土翻开
我看见种子纷纷扬扬
遐想秋天的美好和收获

母亲肯定不知道
自己是今天最美的画家
撒下一粒种子
撒下更多的种子
就是撒下一批颜料
让时间沉淀 让雨水滋润
让轻风吹拂 让阳光照耀
只等着红满天的风景

高粱熟了

总是在秋天
走向城市外面的乡间
走向最近的田野

溪黄、苦斋、五叶神、枸杞子……
七十二味药，都源于泥土气息
二十四节气，在植物的花叶上采集
日光和雨雪

济世悬壶的大医，来自大地
在大地的深处，藏着一卷无字天书
百水汇河洛，万物本一物
我恍惚见到他，鹤发童颜的宗师
不着一言

一阵深秋的风吹过去，是另一种话语
每株植物用手语回复，鸟雀以歌应答
我身体里的暗疾，总有一味草药
大地的外伤啊，谁能掏出心灵秘方？

一个细节

小鸟站在高压电缆的水泥桩上
也许，小鸟把水泥桩当作了老树桩
它也并不知道高压电缆的危险
正被踩在自己的脚下

这是一只黑色小鸟
我站在几米外，不敢惊动它
它乌黑如夜的羽毛中
露出一道白色的雪痕

不知名的黑鸟就站在高压电缆上
我低下头，看看脚下

进入鸟鸣、流水和花开

总在想，有一种进入鸟鸣、流水和
花开的方式。在我的意念中
一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石径通向
云雾中的森林。然而
逐渐臃肿的身体无法进入事物入口
只能让灵魂化为一阵山风或一股
轻盈之气盘旋而上
在此生的幻觉和真实行为之间
是生命的维度

红高粱(组诗)

□何军林

我想证实一桩农事
高粱是不是熟了
青纱帐是不是变了颜色
还有那些麻雀
有没有如约而至
它们应该成群结队
应该发出整齐的叫喊

高粱熟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大地跟着红了
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那满坡满地的高粱
那些红色珍珠 那些细小的星辰
选择一种耀眼的方式
把天空染红 把今天染成朝霞

我开始猜想
谁会把成熟的高粱
当成一种风景
当成明天的粮食
谁会满怀期待和喜悦
在夜深人静之时 走进高粱地
独自打量低垂的穗子
估算今年的收成
偷听高粱隐秘的私语

收获红米

我得准备一把镰刀
透着锋利 闪闪发光
在黎明到达之前出发

我一直尝试着另一种可能——
翻译一只鸟说的话和没说出的意味
学习一条溪流在乱石中不断迂回
寻找表达的通透和清冽
这是我在笔架山中偷闲时的日课
当内心纠结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
只让自己回到季节的循环往复
回到一棵树的年轮和安宁

迷醉的春天

蝴蝶，在杜鹃花从自我迷失
不停地绕圈，飞不出香气的陷阱
蜜蜂，更是被油菜花迷了心窍
在嗡嗡的震荡里，与风的翅膀擦碰出
轻微疼痛，兔子的红耳朵
被野地里太多的声音吵得耳鸣
野鸽子短暂色盲，是遇上一大片
杏花和八重樱，听觉扰乱了视觉
眼睛也欺骗嘴巴，在大罗山上
美色里微微的毒，如同沉醉中
摇晃的晕，美学的测不准定理
被一群白头翁学究研讨，却无从验证
我在缠绕和迷糊中，辨不清泉溪边的
虫鸣，把布谷的啼唤当作某人的呼叫

词语的工匠

发现一座新的山岭或一条溪流
遇到一种尚未命名的植物或动物
在语言中虚拟，是片刻之间发生的事
而它，也可生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空间
时间将重新开始，你是词语的工匠
用自然的语法构筑一间木房子
让流浪的风居住，让疼痛的野花居住
其实，木房子只建在一个人身体里
它比肉体要小，比心灵还小
却装得下山中所有无所依归的灵魂
终其一生，写字人一直捕风捉影
在水流上画云，在云彩上筑城
让假想的静福山，收留失巢的归鸟

在太阳出来之前 赶到高粱地
先跟露水交谈
再跟高粱讲些心事

很传统的动作
比想象的速度更快更流畅
手起刀落的瞬间
我看见了分离 也看见了收获
当穗子和秸秆一同倒下
我想到了颗粒归仓

我进入某种回忆
母亲好像起得很早
把灶膛填得很满
想用一堆柴火，一瓢清水
把红高粱做成红米饭
把红米饭当成好日子
却纠结要不要配南瓜汤

我开始某种构想
找到那个酿酒的师傅
最好请到家里来
摆开阵势大干一场
把高粱发酵
把高粱的灵魂逼出来
一滴滴往下淌
最好装满我家的大酒缸

还有一种可能
用高粱秆做成翅膀
让儿女们在童年模仿飞翔

月光

(外三首)

□周萍

月光不仅仅只是安生的月光
它们也会出现在湖面的波光里
更会徜徉在山林的树梢间
或私语或浅笑或轻声地诉说心事
大多数时间
更像与你曾经的谈话
短暂、温暖而又惆怅
突然间，隐入云间就销声匿迹了

记忆

这个季节有很多个夜晚
看得见星星从窗户涌进来
在枝叶间随风飘忽不定

闪烁、飞奔、坠落
以及渐渐远去的时光
稻香很近，蝉鸣很近，犬吠声很近
它们总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而在我惊醒喊出来之后
它们却越来越远

约定

那三千里的云和月
还没有约定好，瞬间就到达了
打开行囊，抖落风尘
这段甜蜜又酸涩的过往
是人生一种别出心裁的表达
有些如尘埃一样的记忆让人欲罢不能
是不是每一段经历
注定要用热泪去冲洗
才能像冰雪般融化

梦境

梦里，我仿佛看见
自己游向一片海
游向更广袤的水域
夜色苍茫，堤岸昏暗的路灯
是我至爱的亲人
它们热烈地向我招手
又仿佛不舍得挥别
它们眼含泪光，不说再见
此刻的我无法言语和呼吸
我身陷在水里，与妖娆迷离的
海藻搏斗，逐渐往深海缓缓地坠落

雪山下的花园城廓

(外一首)

□刘建蓉

不用进山里
一件衣服不用掌声也能暖
一间房子不必豪华也能心安
一张小木桌，两把竹靠椅
一壶清茶，一本书
已被实践过的生活
就在这座拥有花园圣名的城廓
我的“小木屋”
我的“瓦尔登湖”

阳光将大地画出一片森林图影
雪山下公园城域谧安安静
风摇丝绦，鸟叫蝉鸣
面朝一湖碧水 一片青绿
消夏帐篷，五彩涟漪
生风绿道脚下
榴红岸荷远近
碧缘相依伊甸园
我的“瓦尔登湖”不用那么劳神费力
自由天然相依

突降大雨

半路突降大雨
所有的车轮粘着闷热
满街的人都在跑
旋转的空气，阵雨将尘埃
连同烦恼一并带走
大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汗水用未尽的倔强
填满生活的盛景